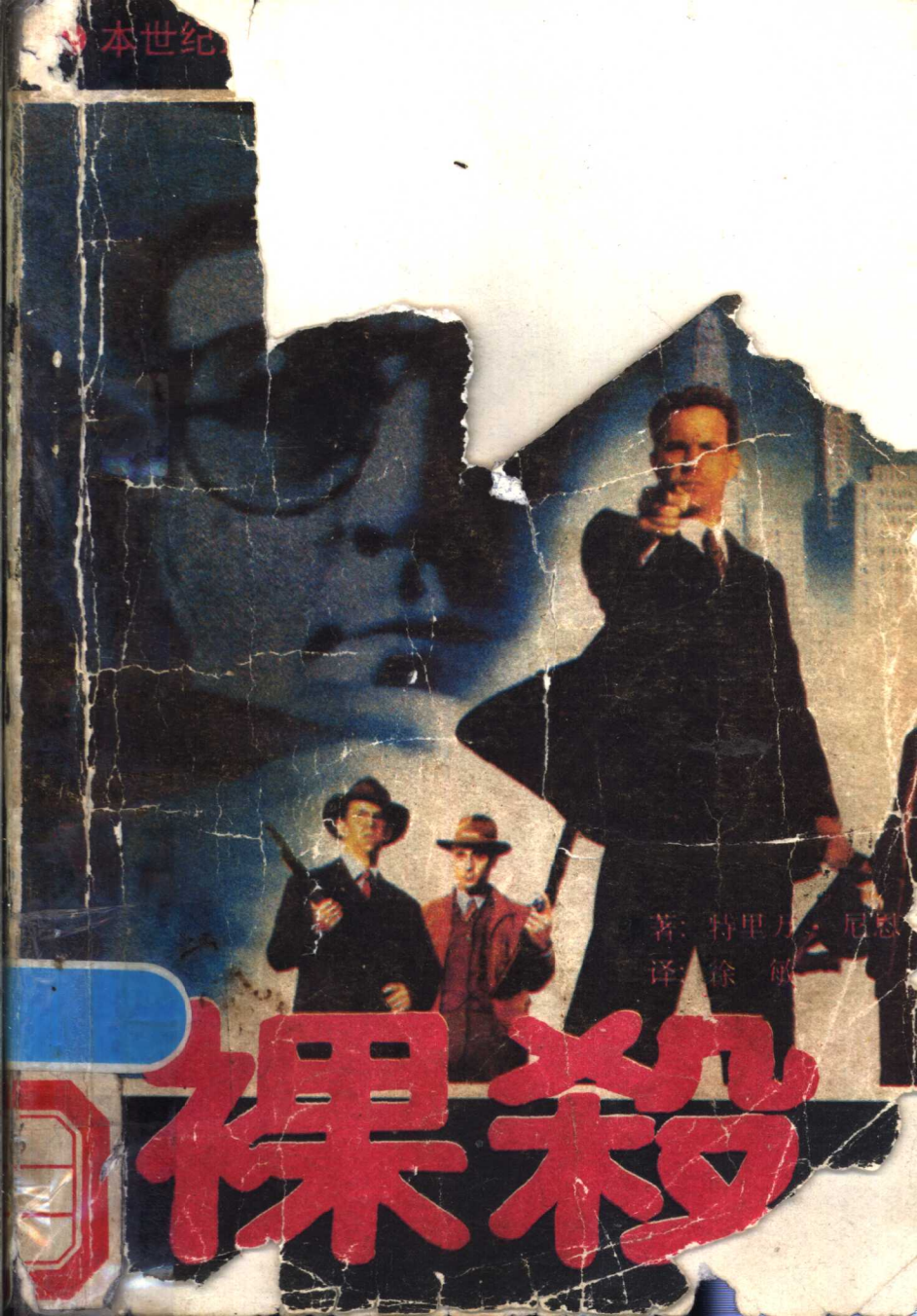


本世纪



著：特里力·厄恩
译：徐 敏

裸殺

裸 杀

特里 万尼恩 〈美〉： 著
徐敏： 译

中国·北京

裸 杀

特里万尼恩(美)著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塔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 印张:10.7 字数:210千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册

书号:ISBN7-80041-140-01·19 定价:3.50元

作者简介

波拉·丹齐格 (Paula Danziger) 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她做过八年级至十二年级学生的教师和辅导员，同时还获得书籍治疗博士学位和一级教师的称号。她曾在新泽西州的一间实验学校任教，从事教学改革试验，后移居纽约市潜心文学创作。本书是作者的处女作，也是作者的成名作，是她多年的教学实践和从事教学改革试验的生活提炼。

原作初版于1975年，问世后即获广泛的好评，至1980年，已先后重印达十三次之多；作者也因此名声大噪，一跃而成为美国当代颇有名气的青少年文学作家。她的另外两篇小说：《阿月浑子果仁方仁》(The Pistachio Prescription) 和《你能指控你父母渎职吗？》(Can you Sue your Parents for Malpractice?) 也于1980年由纽约德拉科特 (Delacorte Press, New York) 出版公司收入月桂叶丛书出版，作为青少年课余读物广为发行。

人 物 表

史泰尔——中央情报局职员。

戴 蒙——母亲公司中东负责人。

哈 曼——巴解派赴母亲公司的训练员。

徐维雯——戴蒙的女秘书。

许汉娜——美国女子，犹太复仇五人小组之仅存者。

郝力果——君子之风的职业杀手。

岸 川——郝力果之养父，日本将军。

大 竹——郝力果之围棋师父。

威 廉——戴蒙的第一助理。

杨先生——产油国组织代表。

李嘉高——郝力果至友，巴斯克诗人。

白太太——母亲公司董事长。

隆 维——巴斯克山村神父。

目 录

第一部：误杀	1 页
第二部：危机	151页
第三部：谈判	233页
第四部：反击	269页
第五部：征服	297页
第六部：杀	311页

第一部：误杀

开始时全局布置

“俩个犹太目标，三个孩子，老人、三个意大利人……总共打死九个人，其中七个误杀。”



华盛顿

屏幕上跳闪着：“九，八，七，六，五，四，三，……”
然后，放映机关上，专门试片室的墙上的灯光亮了起来。

放映师的尖细声音从扩音机中传出来。“准备好了，史先生。”

史泰尔是唯一的观众，他按下面前的通话器，嗨，老弟，告诉我，电影前面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它叫做影片字幕，先生，”放映师说，“我把它插进影片……像是开玩笑。”

“开玩笑？”

“是，先生……因为影片的内容……如果有个商业字幕便比较好玩，你说呢？”

“为什么好玩？”

“哦，因为……那么多人在攻击影片里的暴力。”

史泰尔咕嘟地用手背擦了一下鼻子，又把方才熄灯时推向平头上的太阳镜放了下来。

开玩笑？最好不是一场玩笑！如果出点毛病，我就完蛋了！只要有一点点破绽，戴蒙先生那班人立刻会发现。挑毛病的混蛋！自从他们接手控制中央情报局的中东业务后，他们几乎无处不在找麻烦。

史泰尔咬下雪茄头吐在地毯上，把雪茄塞在撮出的双唇间，然后用指甲掐燃木火柴，他和许多高级驻外特派员一样，都抽的是上等古巴雪茄。

他把双腿跷杂在前排椅背上，就像在童年看电影时一样。那时其他孩子只好让他，因为平岩镇人人知道这孩子暴躁凶猛。

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做高级特派员也需要这种个性。自然，再加上经验与智慧。

当然，爱国心也是必要的。

史泰尔看看表，四点差两分。戴先生要求四点试片，他一定四点正到。如果戴先生来时史泰尔的表不指四点，那一定是表坏了。

他又按下通话钮，“影片怎么样？”

“以摄影的当时环境来说，不坏，”放映师说。“罗马国际机场不好拍……有天然光和顶上的日光灯。我必须用一套cc滤光镜，而焦距和颜色特性——”

“我不要听你这些废话！”

“对不起，先生，我是回答你的问题。”

“免了吧！”

“先生？”

私人戏院后面的门啪地一声打开。史泰尔看了一眼手表：四点差五秒。三个人快步走过走廊。领头的是戴先生，四十来岁的高个子，敏捷而迅速，衣著考究而合时，反映出他的细致的思想习惯。紧跟着在后面的的是他的第一助理，一个高高的松懈的男人，有点学者的派头。他们都不浪费一点时间，戴蒙的习惯是路途中口述备忘录。第一助理裤袋里有个小录音机，它的麦克风连在金属边的眼镜上。他一向走在戴先生身边，低着头聆听单调的指示。中

“这是罗马国际机场，”史泰尔说，“时间，格林威治时间十三点三十四分。由特拉维夫来的四一四班机刚刚抵达这里。这是行动开始之前。”

“史泰尔，”戴蒙厌倦地说。

“先生？”

“为什么不把雪茄熄掉？”

“哦，老实说，先生，我没有听见你请我这么做。”

“我不是在请你。？”

这种命令使史泰尔在外国人面前很失面子，他把脚放下，在地毯上把刚吸的雪茄踩灭。为了面子起见，他若无其事地说下去，“我希望我们的阿拉伯朋友对我们的行动能有深刻的印象。”

广镜头：海关与移民室。一长龙的旅客已有点不耐烦地排队等候入境，在无能而又冷漠的官员面前，一些微笑着的旅客只是因为他们的登记与行李而可能有麻烦，一个留白山羊胡子的老人倚着柜台对官员再三解释。他后面是两个二十来岁晒得黑黑的年轻人，他们穿着开领衬衫和短裤。他们用脚踢着地上的行囊向前移动。

“那是我们的目标，”史泰尔多余地说。

“是，”阿拉伯人用点假嗓子说：“我认识一个，在他们组织里称为阿文。”

第一个年轻人用夸张的礼貌态度让后面一个美丽的红

发女郎先走向柜台。她笑着道歉，可是摇摇头。戴着小尖帽的意大利关员拿起青年的护照，以厌烦的态度打开，他的眼睛一直望着女郎衬衫下那无胸罩的胸脯。然后又转向年轻人的护照，皱起了眉头。

史泰尔解释道，“护照上的相片里没有胡子。”

关员耸耸肩在护照上盖了印。第二个年轻人也同样遇到不信任。他的护照盖了两次章，因为意大利人盯着女郎胸部，所以第一次印章没有打印水。年轻人拿起行李包，一边轻声道歉一边从等客人的意大利人群中挤了出去。

“好！慢下来！”史泰尔对通话器说。这是重要的部份！”

放映机放到四分之一正常速度。

速度慢了下来，领头的起过头来，对什么人笑了笑。他们的动作象是在月球上跳芭蕾舞。第二个人也望向人群，忽然他的笑容凝固住了。他张开口无声地大喊，这时他的卡其上身裂开，血水喷出。他还没倒地，一颗子弹击中脸颊把它撕裂下来。摄影机又转向另一个青年，他肩部中第二枪，行李包掉下，身体向保管箱倒过去，又撞了回来。然后他倒在大理石地上。第三颗子弹打开了他的后脑。

摄影机又在大厅中寻找，终于找到另外两个人，他们正跑向玻璃大门。焦点，对准后可以看出那是东方人。一个手上拿着自动武器。他忽然弓起背，双臂上挥，摔倒在地上。旁边的枪无声落地。第二个人已经到了玻璃门，外

面的亮光把他映成黑影。头上有颗子弹打中门扇，他又朝电梯跑去。电梯中挤出一群儿童，一个女孩腹部中弹倒在地上。第二颗子弹打中东方人的肩膀，使他倒向墙壁。他焦急地向后伸手，另一颗子弹打进他的胸部。他倒地后脑袋在电梯门口，电梯关门时碰到他的头又打开。打开，关上，又打开。

镜头又转向大厅。高角度。

……一群惊慌的孩子围着倒地的女孩。一个男孩无声地嘶叫……

两个机场守卫拉出手枪跑向倒地的东方人。有一个还在开枪。

……白山羊胡子的老人坐在地上自己的血堆中发呆。脸上有难以置信的表情。他已经把一切都向海关解释清楚了……

……一个以色列青年还背着提包伏在地上……

……迎接亲友的意大利人群一片骚乱，地上倒着三个人。其他人在叫喊或跪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正在逃跑求助。

……红发女郎僵硬地站住，恐怖地望着方才让她先去通关的倒地男孩……

“完——完结了，”史泰尔说。银幕上的光亮熄灭，墙灯亮了起来。

史泰尔准备回答戴先生与阿拉伯人的问题。“怎样？”

戴蒙还望着白色银幕，三个手指轻按双唇，报告放在

大腿上。他把手指滑向脸颊。”多么？”他轻声问。

“先生？”

“行动中死了几个？”

“我懂得你的意思，先生。事情有点比预期的过分点。我们安排意大利警察离开现场，可是他们全挤了过来——那不是新鲜的事了。我自己也有些麻烦。我用白丽达枪，使得子弹看上去象意大利枪弹，可是白丽达用起来不方便。如果用S & W式枪，可以两枪把日本人打死，那就不会伤都在火线上的小女孩了。当然，在前半段行动里，我们要日本孩子尽量混乱，让人家以为是黑色九月党人。那些惊慌的意大利人又乱开枪——”

“史泰尔？”戴先生不屑地又问，“我是怎么问你的？”

“你问死了几个。”史泰尔立刻接着说，“总共九个。”他轻笑一声，“我们看，自然，两个犹太目标。我们的两个日本孩子。我子弹误杀的小女孩。收烟灰缸的老人。犹太人跑过去时，三个意大利当地人。”

“九个？杀两个人要死九个？”

“哦，先生，你要记得我们奉令把这次行动做成黑色九月型的行动。那些孩子喜欢乱放枪——希望哈曼先生不在意。”

戴先生从报告上抬起头，才记得哈曼是中情局给他身后阿拉伯人的代号。

“我不在意，史先生，”阿拉伯人说。“我们是来学习的。所以我们一些学员和你们骑术学院合作，把第十七

项拨款作为文化交流。我对你们高级官员亲自参与这种工作深感佩服。”

史泰尔谦虚地挥挥手。“这不算什么。如果工作要做得好，一定要找忙碌的人。”

“事实上，是的。”

“他是个通俗哲学家。”

“我认为他是个臭婊子，先生。但是他很会说话。”

戴蒙叹口气又望着行动报告。自从母亲公司派他来主持所有中情局在产油国的活动后，他知道虽然组织行动不灵活，但是史泰尔这种人并不愚蠢，相反，他十分聪明，尤其在解决问题上。即使他的报告也不粗俗，却相当正确。

戴蒙由他的传记上知道史泰尔是年轻的中情局人员崇拜的偶像——也是电脑时代以前的老派情报人员，当时公司的任务大多是在柏林围墙上交峰，而不是象今天在注重国会议员的投票和色情交际。

史泰尔的一些同事已经离开公司去写侦探小说或是从事罪犯侦探工作。

戴蒙又从报告上抬起头，“根据这个，哈曼……先生，你是这件行动的观察员。”

“是，做为学员兼观察员。”

“那么你为什么在作报告之前还要看这部影片？”

“啊……是……一些绝对的事实……”

先生，他不可能作目击的详情报告，”史泰尔解释道，“事情发生时，他和我们在上一层楼，十秒钟后我们

根本找不到他，最后有个人在厕所里找到他。”

戴蒙说声“是”后又低下头看七十五页的报告。

不安的沉默使阿拉伯人问：“我不是多话，史先生，但是有件事我不懂。”

“讲，老兄。”

“我们为什么要用东方人动手？”

“什么？哦！你记得，我们说好把它安排成你们的人干的。但是我们找不到阿拉伯人，在学院受训的孩子都不合适。而你们黑色九月是属于日本红军的……所以我们找日本人。”

阿拉伯人不解地问，“你是说日本人是你们自己人？”

“说对了。夏威夷的中情局人员。好孩子。可惜失去了他们。他们身上的子弹是白丽达手枪的。当地警察会查得出来。他们的证件表示是帮助阿拉伯兄弟从事所谓与资本主义作不停斗争的日本红军。”

“你们自己人？”阿拉伯人吃惊地再问。

“别怕。他们的衣服，证件，甚至于胃中的食物……都是日本来的。事实上，射击前两个小时他们才从东京飞来。”

阿拉伯人露出钦佩的眼光。这正是他伯父——总统——派他来美国学习的组织。“但是你们的日本人不知道他们……你们是怎么说的？”

“放逐？不，他们不知道。公司的规定是人员只知道你们该做什么事。他们是好孩子；就算这样，让他们知道